

刘瑞

著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

以考古视角的审视

(上册)

中華書局

刘瑞 著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
以考古视角的审视
(上册)



中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全二册 / 刘瑞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 - 7 - 5203 - 3291 - 0

I. ①秦… II. ①刘… III. ①秦汉考古—研究 IV. ①K871.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762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樊娇凤 巴 哲

责任校对 刘 俊 郭 鹏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69.25

字 数 1678 千字

定 价 399.00 元(全二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敬爱的奶奶王秀峰(1927—2011)

本书的完成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封泥分期与秦职
官郡县重构研究”（14BZS01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的支持

序一

在中国，由于历史学的发达，其各个侧面与分支都有着长远的研究史，其中政治史的研究尤受重视。因行政区划变迁过程与政治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于是对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成果也相对丰富。与传统政区沿革研究着重于政区历时变化不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开始强调共时的政区结构。连续性的共时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比过去以一个朝代为尺度的政区沿革史研究更加细密。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当然不该只停留于复原政区的历史原貌，而应进一步作行政区划历史变迁的规律性探索与理论性提高，于是从历史政区地理的思考提升到历史政治地理的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

政治与地理的关系，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早就被注意。政治地理学在西方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时间不过百年来。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20世纪初已有留日学生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了解了西方政治地理，随后有学者直接由西文翻译政治地理著作。在近代，因为中国失去了政治大国地位，无论政治学家或政治地理学家的产生都没有必需的基础，政治地理学也就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更未产生自己的政治地理学家。

在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于如何从地理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在分裂时期如何运用政治地理原则与对峙政权相处，都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这很值得我们重视。尤其在行政区域的分划方面，历代中央政府都花了很多力气进行实践，每一代都对前一代的做法有沿有革，积累了大量政区变迁与政治过程之间关系的资料，这实际上就已成为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的实证基础。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已在中国逐渐形成，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以保证国家和政权的长期稳定，如何有效进行行政管理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民生需要，就成为中国历朝政府要去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历代政治家们殚精竭虑，力图寻求最合适的途径予以解决，传世的浩瀚典籍保存了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具体操作记录——如就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法而言，秦代的道、汉代的初郡、唐代的羁縻府州、元代的宣政院辖地、明代的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等等记载，说明了其行政制度都明显与正式的郡县有所差异。

虽然中国古代对政治与地理关系特别重视，但这方面的内容却似乎未曾得到学者认真探讨。当前的政治史研究多半是从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着眼；而政治思想从来不包括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制度则常常忽视地方制度。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现代历史学家们也未能从政治地理角度分析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原因和长远影响，一直停留在简单的“进步”或“倒退”的思维之中，使事件的诠释始终不得要领。因此，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无论是传世或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来

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框架，就成为一个应该引起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重视的问题。大致而言，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可从三方面着眼：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

理论的建立自然有赖于实证研究的充实。在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的秦汉时期，其留存至今的文献数量远不能与后世相比。而要了解统一帝国建立之初和起始阶段的政治家们如何维持不同区域的政治稳定、如何处理前述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就需要在传世文献梳理之外进行新的探索。刘瑞于2010年完成答辩的这本博士论文，就是他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秦汉时期华南地区（简称秦汉华南）政治治理过程的重要成果。

以空间而言，秦汉时期的华南地区在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疆域内毕竟处于边缘的位置，这里虽然一直是中国区域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由于相关的传世文献较少及学科关注重心多在中原和北方，这一地区的研究成果并不显著。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入揭示秦汉时期华南地区的政治地理面貌，考古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刘瑞在来复旦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长期在广州从事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而在到广州之前他更长期在秦汉首都所在的西安、洛阳求学并参与发掘工作。他在刚入学不久后就向我提出，要以华南为空间，对自己熟稔的以南越国为中心的华南秦汉考古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来复原文献语焉不详的秦汉华南区域发展过程。

用一个区域的文物考古资料来研究历史文化的问题，第一的难题当然是能否搜齐资料。为了完成自己的宏愿，刘瑞把原本想要解决广东这样一个相对不大的区域在秦汉如何发展的问题，扩展到将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相邻省区的早期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当中。他坚持“穷根究底”的原则，系统收集了60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方志、报告、图录的所有相关的出土和传世资料。除了大家熟知的考古报告、简报外，还充分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地方志馆藏，对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出版的大量新方志进行了全面查阅，将过去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的仅见于方志的秦汉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使得其研究无论在文化遗存数量还是在遗存的分布空间上——仅以资料完整性而言——就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样，他的论文就不仅避免了以往“择要”选取资料研究的局限，增强了论据和结论的可靠，还证明了不仅全面收集资料完全可行而且散见资料更大有用处的道理，从而将实际的研究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为通过考古学研究历史时期问题提供了新模式，为相关学科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提供了新范式。

对一项研究而言，资料的收集虽然辛苦，但是否能做出有益的结论，关键还是用什么方法来整理和分析资料。面对空间跨度大、遗存数量多、遗存与文献结合难的一系列难点，刘瑞下了超乎寻常的功夫，在尊重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不仅建立起新的考古编年，更建立起完整、详尽和准确的秦汉华南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使得海量的资料有了快速整合的有效平台。对大量秦汉考古资料开展全面、准确、科学的整理和多方面分析，形成该论文显著的优点之一。

就一般意义而言，绝对稳定的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稳定与均衡始终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概念，历史上经常存在着打破稳定与均衡的各种因素。对地处秦汉帝国边缘的华南地

区而言，四百多年间的历史过程相当复杂，并非像某些研究者所简单认为的那样，在秦皇、汉武一统之后，该区域就得到普遍快速的发展。在传世文献中，秦汉之际，特别是在汉初数十年时间里，都显示出当时存在着一系列复杂而影响深远的政治运作，其中多有以地理方式处理政治难题的实例，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地理的手段。因而在传世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来验证与丰富相关的认识。

刘瑞将各地发现的所有考古资料，“复原到”秦汉当时的郡国体系中，展示了华南社会发展多层面的全景式画卷，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他根据考古发现地点在秦汉时期的不同性质，将其分别归类到郡国治、县治、准郡国治、准县治以及其他地点的五级不同行政级别之下，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数千座秦汉时期墓葬遗物进行条理化分析、类比，探讨同一郡国内不同地点在同一时期的发展差异与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探讨不同郡国在同一时期的发展差异和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寻找各种现象的分布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着力探索形成差异的各种原因。他的这一研究突破前人窠臼，建立在对 60 年来积累的庞大的资料全面整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以秦汉郡国为基础进行的对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整合，对秦汉时期华南郡国发展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秦汉华南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表现及差异化探索，尤其是对各地社会文化情况及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等问题的分析，就体现出相当的学术价值，其结论可信且富有启发性，对学科的发展及中华民族形成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刘瑞的论文完成于 2010 年，他收集资料截止于 2009 年 6 月，但在近 10 年后的今天来看，他当时在过去 60 年考古资料积累基础上开展的长时段、大区域、精细化、全数据分析而得出的相关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或许可以说，他所获得的对华南地区秦汉时期社会发展进程的相关认识，具备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和一定的前瞻性，填补了学术领域的许多空白。

刘瑞的研究方法不仅可应用于秦汉华南，也应该可以应用于其他朝代的不同区域。过去很多被认为已“题无剩意”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题目，如果采用新思维与新方法，相信会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这无疑对学术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好事。其更重要的意义当在于此。

周振鹤

2018 年 8 月

序二

20世纪90年代后期，刘瑞从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的专业是秦汉考古与秦汉历史，我与他的专业基本相近，因此我对他的学术研究倍加关注。刘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曾报考过我的博士研究生，只是因为外语考试而没有使这一“两厢情愿”的事情成为现实。那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的外语考试对于考生来说实在太难，难的几乎完不成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任务，不少十分优秀的考生被拒之门外。后来刘瑞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因为有这样一段情节，我也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学生，每每看到他的一部又一部的新著出版、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发表，我由衷感到高兴！考虑到西安地区之于秦汉考古学的“权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后在西安地区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创新点、增长点，我和李毓芳极力促成他投入西安地区的秦汉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任命他为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他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西安地区秦汉考古的多项重要学术成果。

去年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出差时，刘瑞与我谈及他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知道这篇博士论文已经有好长时间了，那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将此论文寄我进行通讯评审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书桌上的近80万字的刘瑞博士论文，大吃一惊。我参加答辩与评审的博士论文数量应该很多了，但这是见到的博士论文体量最大的！刘瑞作为一名在职博士研究生，在短短的3年期间（实际上真正撰写论文的时间不足2年），能够写出如此有见地、有份量的著作，其内容又是基本属于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实在令我深感自豪、钦佩与羡慕！我自豪的是我们单位有这样一位业务出类拔萃的年轻学者，我钦佩的是他在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刻苦精神，我羡慕的是他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如此丰硕学术成果！这些话我从来没有与他讲过，不过我在不少场合与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朋友们经常情不自禁谈到上述看法。

刘瑞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秦汉华南社会进程研究——从考古视角出发》，在考古学界是一个很少有人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但这又是秦汉考古与秦汉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国家”，历史上的秦汉时代是中华民族基本形成，国家区域范围与国民构成基本确定的时代。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南地区的秦汉时代考古与历史研究尤为令人关注。相对“西南夷”“西域”等地，华南地区最早进入秦汉王朝国家版图。由于中国国家地理环境的特点，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军事战争主要战场等，主要发生在“北方”（尤其是国家都城附近），社会动乱与连年战争，造成一次又一次的中原社会文化精英与广大民众的“南迁”，这些人后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客家人”。华南地区是中国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因而也是保存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最为重要的地区。可以说华

2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

南地区实际上成为近两千年来中国国家的“大后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因库”。研究秦汉时代华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无疑将使我们深入了解华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其后华南地区传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原因。刘瑞的这篇博士论文选题的学术意义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他开拓了这方面研究新领域。

在刘瑞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特点，即以多学科结合研究的新方法，选取多维度的视角，呈现给学术界一幅秦汉时代华南地区的全息历史画卷。

刘瑞的博士论文，在出版时改名为《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作为一部历史时期考古学专著，全书的框架设计颇具特色。它很好地处理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关系，用大量历史文献研究成果论证了秦汉时代华南地区的时空内涵，而“时空”问题是一切科学的研究的“基石”。在华南地区大范围空间的考古资料中，以信息保存相对完整的墓葬资料最为突出，对此，该书进行了科学梳理与分类。该书在墓葬资料分类研究中，又以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为核心内容。墓葬形制中以土坑墓、砖室墓与石室墓为重点，墓葬遗物则以铜、铁、陶、石、金银等器物质地为基本内容。这样既反映了墓葬的主要内容，又籍此揭示出墓葬所传达出来的区域特色、时代特征、墓主等级、社会发展状况等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客观地揭示出华南地区秦汉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

本书内容庞大，资料众多，为此作者系统整理了十分丰富的参考文献资料附于书后。大量考古资料的附表、简目与相关编年，使本书极大地增色，更方便了相关研究者与广大读者。

基于以上所说，可以预言《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一书，将成为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秦汉华南地区考古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付梓之际，我预祝刘瑞在今后考古研究中撰写出更多的佳作！

刘庆柱

2016年6月2日

目 录

上 册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范围	(1)
第二节 秦汉华南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2)
第三节 秦汉华南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学研究	(15)
第四节 秦汉华南区域研究的目的、内容与方法	(19)
第五节 研究资料	(21)
第六节 考古资料的编年调整	(25)
第一章 文献中秦汉时期的“华南”	(32)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人文传统	(34)
第二节 诸郡国的疆域、属县与交通	(40)
第三节 “初郡制度”	(60)
第四节 华南诸郡国的户数与口数	(66)
第五节 谪戍、流放及其他	(78)
第六节 反叛不断	(85)
第七节 宝玩、祥瑞与志怪	(98)
第八节 华南文化的发展	(101)
第九节 结语	(106)
第二章 墓葬	(108)
第一节 甲种墓（土坑墓）	(109)
第二节 乙种墓（砖室墓）	(190)
第三节 丙种墓（石室墓）	(242)
第四节 丁种墓（其他）	(248)
第三章 遗物	(252)
第一节 铜器	(254)

第二节 铁器	(263)
第三节 陶器	(272)
第四节 石器	(291)
第五节 金银器	(299)
第四章 秦汉华南社会进程研究	(304)
第一节 考古遗存	(304)
第二节 墓葬的时空分布	(310)
第三节 墓葬特征	(328)
第四节 墓葬等级与规格	(342)
第五节 随葬品数量与种类	(360)
第六节 诸郡国的发展差异	(365)
第七节 汉武帝的南海郡政策	(380)
第八节 区域发展与霸王之道	(390)
参考文献	(399)

下 册

附图〇 本书绪论附图	(437)
附图二 本书第二章附图	(444)
附图三 本书第三章附图	(512)
附图四 本书第四章附图	(551)
附录一 考古遗存登记、统计表	(612)
附录二 华南地区秦汉考古资料简目	(779)
附录三 华南地区秦汉考古资料编年	(941)
附录四 原始资料中所见问题处理举隅	(1033)
后记	(1075)
补记	(1077)

正文插图目录

图一·2·1 里耶 J1 出土里程残简	(54)
图一·2·2 郴州苏仙桥西晋木牍	(56)
图一·6·1 长沙东牌楼出土东汉木简	(97)
图二·1·1 甲 A I a 型墓葬平面图	(110)
图二·1·2 甲 A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1)
图二·1·3 甲 A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2)
图二·1·4 甲 A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3)
图二·1·5 甲 A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3)
图二·1·6 甲 A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4)
图二·1·7 甲 A II b 型墓葬平面图	(115)
图二·1·8 甲 A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5)
图二·1·9 甲 A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6)
图二·1·10 甲 A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16)
图二·1·11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0)
图二·1·12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1)
图二·1·13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2)
图二·1·14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2)
图二·1·15 甲 B I a 型墓葬平面图	(123)
图二·1·16 甲 B I a 型墓葬平面图	(123)
图二·1·17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4)
图二·1·18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4)
图二·1·19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5)
图二·1·20 甲 B I a 型墓葬平面图	(125)
图二·1·21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6)
图二·1·22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6)
图二·1·23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7)
图二·1·24 甲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27)
图二·1·25 甲 B I a 型墓葬平面图	(128)
图二·1·26 甲 B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34)

图二·1·27 甲B 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34)
图二·1·28 甲B 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35)
图二·1·29 甲B 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35)
图二·1·30 甲B II a型墓葬平面图	(137)
图二·1·31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38)
图二·1·32 甲B II a型墓葬平面图	(138)
图二·1·33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39)
图二·1·34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39)
图二·1·35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0)
图二·1·36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0)
图二·1·37 甲B II a型墓葬平面图	(141)
图二·1·38 甲B II a型墓葬平面图	(141)
图二·1·39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2)
图二·1·40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2)
图二·1·41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3)
图二·1·42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3)
图二·1·43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4)
图二·1·44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4)
图二·1·45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5)
图二·1·46 甲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45)
图二·1·47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0)
图二·1·48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1)
图二·1·49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1)
图二·1·50 甲B II b型墓葬平面图	(152)
图二·1·51 甲B II b型墓葬平面图	(152)
图二·1·52 甲B II b型墓葬平面图	(153)
图二·1·53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3)
图二·1·54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4)
图二·1·55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4)
图二·1·56 甲B II b型墓葬平剖面图	(155)
图二·1·57 甲B II b型墓葬平面图	(155)
图二·1·58 甲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62)
图二·1·59 甲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63)
图二·1·60 甲C I a型墓葬剖面图	(163)
图二·1·61 甲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63)
图二·1·62 甲C I a型墓葬平面图	(164)
图二·1·63 甲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164)
图二·1·64 甲C I a型墓葬平面图	(165)

图二·1·65 甲 C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67)
图二·1·66 甲 C I b 型墓葬平面图	(167)
图二·1·67 甲 C I b 型墓葬平面图	(168)
图二·1·68 甲 C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68)
图二·1·69 甲 C II a 型墓葬平面图	(169)
图二·1·70 甲 C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70)
图二·1·71 甲 C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70)
图二·1·72 甲 C II b 型墓葬平面图	(173)
图二·1·73 甲 C II b 型墓葬平面图	(174)
图二·1·74 甲 C II b 型墓葬平面图	(174)
图二·1·75 甲 D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79)
图二·1·76 甲 D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79)
图二·1·77 甲 D II b 型墓葬平面图	(180)
图二·1·78 甲 D II b 型墓葬平面图	(181)
图二·1·79 甲 E I a 型墓葬平面图	(182)
图二·1·80 甲 E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3)
图二·1·81 甲 E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3)
图二·1·82 甲 E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5)
图二·1·83 甲 E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5)
图二·1·84 甲 E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6)
图二·1·85 甲 E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7)
图二·1·86 甲 E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7)
图二·1·87 甲 E II a 型墓葬平面图	(188)
图二·1·88 甲 E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88)
图二·2·1 乙 A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2)
图二·2·2 乙 A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2)
图二·2·3 乙 A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3)
图二·2·4 乙 A 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4)
图二·2·5 乙 A I b 型墓葬平面图	(195)
图二·2·6 乙 A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6)
图二·2·7 乙 A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6)
图二·2·8 乙 A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7)
图二·2·9 乙 A I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7)
图二·2·10 乙 A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9)
图二·2·11 乙 A II b 型墓葬平剖面图	(199)
图二·2·12 乙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202)
图二·2·13 乙 B I a 型墓葬平面图	(202)
图二·2·14 乙 B I a 型墓葬平剖面图	(203)

图二·2·15	乙B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03)
图二·2·16	乙B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04)
图二·2·17	乙B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06)
图二·2·18	乙B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07)
图二·2·19	乙B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07)
图二·2·20	乙C I a型墓葬平面图	(210)
图二·2·21	乙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0)
图二·2·22	乙C I a型墓葬平面图	(211)
图二·2·23	乙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1)
图二·2·24	乙C I a型墓葬平面图	(212)
图二·2·25	乙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2)
图二·2·26	乙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3)
图二·2·27	乙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3)
图二·2·28	乙C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4)
图二·2·29	乙C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7)
图二·2·30	乙C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8)
图二·2·31	乙C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8)
图二·2·32	乙C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19)
图二·2·33	乙C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19)
图二·2·34	乙C I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1)
图二·2·35	乙D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3)
图二·2·36	乙D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4)
图二·2·37	乙D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4)
图二·2·38	乙D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5)
图二·2·39	乙E I a型墓葬平面图	(226)
图二·2·40	乙E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7)
图二·2·41	乙E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8)
图二·2·42	乙E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29)
图二·2·43	乙E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30)
图二·2·44	乙E I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30)
图二·2·45	乙E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31)
图二·2·46	乙E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32)
图二·2·47	乙F I a型墓葬平剖面图	(235)
图二·2·48	乙F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36)
图二·2·49	乙F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36)
图二·2·50	乙F II a型墓葬平面图	(237)
图二·2·51	乙Ga型墓葬平剖面图	(239)
图二·2·52	乙Ga型墓葬平剖面图	(240)

图二·2·53	乙 Ga 型墓葬平面图	(240)
图二·2·54	乙 Ga 型墓葬平面图	(241)
图二·2·55	乙 Ga 型墓葬平面图	(241)
图二·3·1	丙 Da 型墓葬所在地形图	(245)
图二·3·2	丙 Da 型墓葬封石平面图	(246)
图二·3·3	丙 Da 型墓葬平面图	(246)
图二·3·4	丙 Da 型墓室剖视图	(247)
图二·3·5	丙 Da 型墓室剖面图	(247)
图二·4·1	丁 B 类墓葬平面图	(249)
图二·4·2	丁 C 类墓葬铜鼓葬式图	(250)
图二·4·3	丁 C 类墓葬出土铜鼓纹饰图	(251)
图四·1·1	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城内遗迹分布图	(306)
图四·1·2	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保护区重要遗迹分布图	(307)
图四·1·3	广西兴安七里圩王城平面图	(308)
图四·1·4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城壕总平面图	(308)
图四·1·5	广东五华狮子山秦汉城址平台位置平面图	(309)
图四·1·6	广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 F4 遗迹平剖面图	(309)
图四·4·1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玺印	(343)
图四·4·2	湖南出土汉代印章（一）	(353)
图四·4·3	湖南出土汉代印章（二）	(354)
图四·6·1	广州出土南越印章	(372)